

坊间纪事

戏骨事件

□ 辛 然

香港作家、导演彭浩翔在《一种风流》中写道，他所在公司聘请的清洁人员，简直都是些演员，而且演技差得要命。清理工作不彻底、不负责，你给他们指出，他们会说“是吗？哈哈，你好眼力”这句不变的“台词”。

他这一番骚扰让我想起一名家政服务人员，是老朋友极力推荐的，“干活快，人实在”。于是要过年时把人请来，一进门就爽朗大方地嘘寒问暖，要茶叶要热水，跟发小那样不客气。谁让我家还挺吃这套，以为不客气的服务人员会出不客气的好活，不由自主主人了戏，端茶倒水配合着。这位主角暖胃后开始暖场，说了些和那位介绍她来的老朋友的好关系：看我这鞋子，大姐送的；我这衣服，也是大姐送的。随后，在屋内转了一圈，除了提前说好的窗户，她毫不客气地指出卫生间马桶、阳台墙壁瓷砖等都脏了，必须清理。我们赶紧称是，谁拒绝谁窝囊。在卫生间问我们要来清洁剂，主角的跟班就开始干活。主角也没闲着，拿出工具瞬间蹲在地上说：看这砖缝，太脏了，一起给你清理了吧！说活间就刮下两道砖缝之间的污垢，推来推去给我们看。那好吧，老妈这句勉强的回答，被主角责备地看了一眼。最后，谈笑间灰飞烟灭，活麻利干完。价格自然是不用商量了，她说多少就多少。核算前，她还说是老朋友，擦

窗钱就算了！不行不行，这么辛苦。那好，就要×××元吧！付钱，送走。老妈满屋转了一圈，发现窗户擦得一般；砖缝除了她“举例”清理的两道，其它竟然一概原样；马桶倒是光可鉴人，但我家的“厕宝”也用去大半瓶——这类腐蚀性清洁剂，用太多对釉面损伤很大。后来一问邻居，主角的要价比其他家政要高出一半。老妈说，这就是家政圈的老油子了吧。咳，遇见老戏骨了。

各行各业，都有这种资深演员。特别是销售、服务，更需要演技的培训。就说在公司，总有些员工人前人后演技突出，手法灵活。没啥看不顺眼的，有本事咱也演啊。怪不得有句网络名言说：小学你哭了，整个班集体围过来问你怎么了……工作了你哭，人家只会觉得你演技很棒。看到这些演员们，我忽然明白为啥穿越剧的主角不能亮明真身——戳穿潜规则的人简直就是外星来的，所以只能穿起戏服得过且过，顺便谈个恋爱嫁个皇子也不错。于是，一边佩服演员们的演技，一边希望老板们明察秋毫。但谁知道老板们是否有时间去“看”TVB剧，能否看一眼开头就辨得七八分剧情。或者老板们本身也在各自空间演着自己的戏，无暇关注我们的狗撕猫咬。再说，戏演得好就行了，谁在乎你卸妆后几分姿色呢？

手机语文

人间多样性

□ 浮 云

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坂“冬之役”中，德川家康的小儿子德川赖宣刚满十四岁，可以参加战斗。他梦想自己能够担任攻城先锋部队，可是却被安排在后卫。

大坂城陷落时，德川军中大家兴高采烈大肆庆祝，唯独赖宣嚎啕大哭。伴随在赖宣身边的是老臣安慰他：“别难过，一定是为了你的长远未来打算，主公才会这样安排的。将来恐怕还有许多机会让你发挥呢？”

十四岁的德川赖宣转悲为怒，对着老臣吼叫：“说什么蠢话！难道我的十四岁还可以重来吗？”

这个简单的故事，鲜活地标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命时间态度。老臣，以及大部分的人，看重的是生命总体成就的总和。生命是一段段经验加起来的结果，所以时间代表的是挑战与机会，我们经常要为了未来暂时压抑现在，因为未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、更多的挑战。老臣理所当然地相信，十四岁少年留在比较不冒险的位置，保住性命，将来还可以立功，不急于一时。

但对德川赖宣而言，时间不是这样的。他看重的是十四岁当下的绝对时刻，过了这个时刻，他就不再是第一次上战场的少年了。他不只想当英雄武士，他要当第一次上战场就骁勇善战的少年英雄，他要体验作为一个少年就能领先攻城等特殊骄傲感受，即使因此丧失生命都在所不惜。他所追求的，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下

次。另外有一个显然是虚构的、寓言式的故事，将赖宣的爸爸德川家康跟两位主要对手，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拉在一起。故事让他们三人齐聚醍醐寺饮酒，主人丰臣秀吉特别介绍平常栖息在树上的夜莺，啼声极其美妙，请客人聆听欣赏。

夜色笼罩，然而预告的夜莺却迟迟未啼。织田信长皱着眉头先说了：“如果夜莺该啼而未啼，我会杀了它。”丰田秀吉笑了，说：“如果夜莺该啼而未啼，我会逗它啼。”德川家康在座位上伸个懒腰，半天后才说：“如果夜莺该啼而未啼，我会继续等它啼。”

故事不是真的，然而故事里显现三人的个性差异，却再精确不过。不只是对于夜莺，对于人生中追求的目标，对于自己心中的期待，三个人有截然不同的态度。一个强悍暴躁，一个柔软善诱，一个拥有惊人的耐心与耐力。

故事经常提示我们人间的多样性。事实上，好的故事几乎都拥有某种对照效果。故事不擅显示普遍。大家都一样，或希望大家都一样的，用标语用命令或用条文表示比较有效。相反地，想要展现特色与区别，才用到故事。

一个人有一套道理这样想这样做，另一个人却有另一套道理那样想那样做，而竟然这样也对、那样也对，不同行为与风格彼此撞击出火花来——这就是好看好听的故事浮现的一则公式。

心灵小品

树叶的一生

□ 路 志 宽

站在树梢。
站在高高的枝头，观风云变幻，看岁月沧桑，曾用满树的澄碧，抓住世人的目光，经风雨而愈显生机盎然，历沧桑而更加光彩照人。谁的爱慕，筑在这里，谁在为它日夜歌唱？一阵风吹来，惊飞一只黄鹂两行白鹭。
飘在风中。
历经春的发芽，夏的生长，在深秋的尽头，像一只折翅的鸟儿，跌跌撞撞，飘在风中，飘向大地。
这落叶之舞，竟美得让人揪心！
落在大地。

多么厚重的大地，多么亲切的泥土，像父亲宽厚的肩膀，像母亲温暖的胸膛。叶落大地，躺在母亲的怀抱里，是何等的幸福，是何等的惬意！
曾站在高高的枝头，在风口浪尖上生活的高你，如今落在大地之上，内心是多么踏实。
融入泥土。
将整个身躯，完完整整地腐朽，之后和泥土融为一体，这才是万物最终的归宿。但这绝不是死亡，冰雪覆盖的泥土之下，一种生机勃勃涌动，汹涌澎湃。将自己的骨骼和血肉，全部还给大地母亲的子宫，期待着明年春天的又一次重生！

强词有理

用寂寞给光荣饯行

对英雄呼唤与赞颂在任何时代都不会停歇，这种呼唤与赞颂确是超越了国界、民族、宗教与肤色，表达了全人类内心亘古不变的价值追求。
作为首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——阿姆斯特朗，这位属于美国更属于全人类的英雄，在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，寂然而逝。各国的媒体几乎众口一词，不容把最华丽的辞藻慷慨地送与这位英雄。而同样众口一词的是，英雄在成功成为“登月第一人”后，却是长期站在辉煌的背后，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，低调而寂寞。对自己的举世功绩不事渲染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

相较于外界的盛赞，他生前的长期寂寞似乎成为一串串不合时宜的音符。从一个普通人的内心来讲，可能更期待他以英雄史诗般的话语讲述曾经的惊心动魄。

纸上博客

“我真不是‘最差’学生”

□ 邵 俊 强

我在乡下当教师时，干过一件很蠢的事，想起总是后悔不迭。
那是二十年前，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乡下的一所初中教初一语文，并担任班主任。因为农村学生入学年龄偏高，班里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，有的个头快赶上我了。年龄的相近拉近了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，带起班来得心应手。课堂上，我教他们书本知识，放学后，他们和我做游戏打成一片。在孩子们眼里，我就是他们的大哥哥，最要好的朋友，玩游戏的“头儿”。

也有玩恼的时候。有一次课外活动，几个大些的孩子太调皮，伤害了其他同学，被班里的学生群起而攻之。说某某太“差劲”了，某某太“万恶”了。说着说着，有同学提出，为什么学期末只评“三好”，而不评“最差”呢？要是评“最差”，某某一定能得满票！
这本来只是学生间的斗嘴，我没有加以制止，反而火上浇油，问同学们如果评的话，谁会评上“最差”？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：“阿何！”我朝阿何看去，他头发傲气地一甩，说：“我是‘最差’？谁敢评我，我就把他的头揪下来当尿壶踢！”

看到阿何这么嚣张，同学们都不愿意了，纷纷喊道：“你敢！”就冲你这么狂妄，也得评你个“最差”！”“何止是‘最差’，简直就是‘最差’！”“现在就投票！”“对，投‘最差’学生！”
同学们唧唧喳喳，乱哄哄地跑进教室，找出纸笔立即投起了票。我跟着孩子们进了教室，想看看这一出闹剧怎样收场。任何人高马大的，动不动就要跟我扳手腕，还总是轻而易举把我扳倒，让我这个当老师的丢尽了面子。如果评他个“最差”，说不定他以后可以收斂些。

投票结果很快就出来了。果不其然，阿何以“绝对优势”当选为“最差”学生。同学们沸腾了，拍着桌子齐声欢呼：“噢，砸了，阿何回家要跪搓板了！”
阿何显然没有估计到真会有这么个结果，脸涨得通红，嘴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是……”
“哈哈，看你回家怎么跟你父母交代！”随即有人拍起了桌子：“最差学生——”“阿何！”“最差学生——”“任

人在旅途

五大连池归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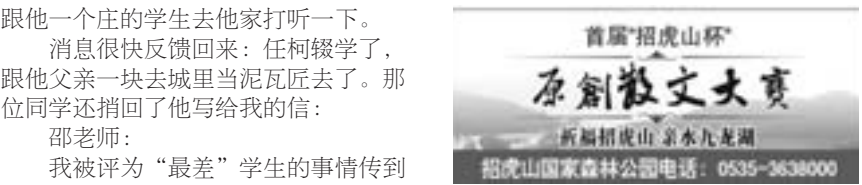
□ 张 期 鹏

从五大连池归来已经好几天了，它的影像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难以忘怀……
蓝天丽日下，五个如璀璨明珠般紧密相连的湖泊熠熠生辉，据说它们是清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年（1719—1721），火山喷发时玄武岩流阻塞纳尔逊河支流白河所形成的堰塞湖，自南向北分为头池、二池、三池、四池、五池。
神奇的是，由于火山喷发，这里形成了储量丰富的天然冷矿泉水，对多种常见疾病都有显著疗效，民间应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。同行的朋友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同事严重脱发，慕名到这里洗浴，并天天用矿泥泥覆顶，几个月后竟真的黑发重生了。
只是，当我们游览了五大连池附近的火山之后，发现这水的神奇实在算不了什么。就在这池水的身旁，矗立着十几座或高或低的新老期火山，喷发年代从二亿七千万年到二亿九千万年前，著名的有卧虎山、药泉山、笔架山、黑龙山、火烧山。我们登上的黑龙山，是一座在二百九十年前刚刚喷发过的活火山，现在正处于休眠期。据《黑龙江外记》记载：“墨尔根

（今嫩江）东南，一日地中忽出火，石块飞腾，声震四野。越数日火熄，其地遂成池沼。此康熙五十八年事。”这次火山运动一直持续到康熙六十年，黑龙山就是在这两年的火山喷溢过程中形成的。
一踏上火山台地，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那生长在漆黑火山岩石上的火山杨。它的身躯明显要比常见的钻天杨矮小，但并不柔弱，它扎根在那几乎没有土层的火山岩石的缝隙里，枝干刚硬地向上、向四周伸展，黄绿色的叶片写满深沉与沧桑。
每每停下脚步，静静地与它对视，我分明感觉到它那刚硬的枝干中发出的如骨节活动般的响声。这或许是一种幻觉，但我的确是感觉到了。它的枝干顽强地向天空伸展着，要去获取更多的阳光和水分，要去积蓄更多的生长的力量。同时，我似乎也听到了它的根须在岩石的缝隙里往下深扎的声音，根扎石解，石破天惊。自然的伟力总是让人震撼，感叹。面对眼前的火山杨，会不由得想起大漠戈壁上“活着千年不死，死了一千年不倒，倒下一千年不朽”的胡杨，想起长白山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上生长的落水能沉的岳桦，它们



了我爸耳朵里，他很生气，就不让我上了，让我跟他一起去城里拎泥兜子（当泥瓦匠）。”
我本想和您说一声，我真不是“最差”学生，也许我跟同学开玩笑过了点，可我从没干过伤天害理（理）的事。恳求您以后别让同学们评“最差”学生了！
您的学生：阿何
我的心里一震，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。不行，我得把他找回来！
放下手头的工作，我立即骑车赶往十里外的任何家。任何家的大门虽然敞开着，但是，从他母亲那敌意的眼神里，我知道，错误再也无法挽回！一直到我离开那所乡下中学，也没有再见到阿何。评选“最差”学生的事情，成为我心底的一道伤疤。
后来，有学生说，阿何成了一名包工头，带着一帮农民工在南方混得不错，有了自己的别墅和汽车。听到这些，我心里稍稍得到了一点安慰，可又想，如果没有那场“最差”学生风波，他现在会是怎样的情形呢？



邵老师：
我被评为“最差”学生的事情传到

都没有伟岸的身躯和娇美的姿态，但凭着自己的精神、意志和品格，俨然成了大漠戈壁的图腾、险峻高山的守护神和坚硬的火山岩的挑战者，单凭这一点，就让人心生敬意。
最令人称奇的要数那些火山岩石上覆盖着的一簇簇苔藓。它们面色苍黑，几乎与火山岩一个颜色，如果不仔细分辨很难看出来。但只要倒上一点水，它们马上“变脸”，通体成了青绿色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经冬历夏，它们都默默地固守在岩石的表层，看似已经枯萎沉寂，但只要一场雨来临，就会尽情展示生命的光彩。而且，这种苔藓也不同于内地林间阴湿处的那种翠绿的柔弱的苔藓，它们细小的叶片同样是刚硬的，用手摸上去，就像摸在粗糙的岩石表面上。这种倔强的植物，我觉得已经不能用“苔藓”这个名字了，因为它实在不符合它的生存条件和性格。于是，我们满怀敬意地称它为“火山苔”。它的样子是粗陋的，却最好地诠释了生命的本质：无论遇到何种困难，都不会主动退下。
思绪飞扬开，我仿佛看到二百九十年前，火山喷发后，所有的生命迹象都消

失了，没有阳光，四周一片死寂，而这些火山苔静静地蛰伏在厚厚灰烬下的某个深处，等待着漫长寒冷的冬季过去，等待着奇迹的出现……
其实，在五大连池的火山地带，即便看似荒凉的火山岩也涌动着生命的潮水。站在火山台地上，一望无际的是漆黑的火山熔岩形成的“石海”，波涛汹涌，惊心动魄。凝神静望，你会感到它们无时无刻不在翻滚、咆哮、激荡，显示出一种冲决一切的气势。走进石海，仿佛走进史前的某一天，眼前是一片千姿百态的奇异景象，有的火山熔岩似股股巨绳，盘曲扭动；有的又像朵朵浪花，激情飞溅；还有的似涓涓细流，静静流淌。有的成锥，有的像碟，有的如树，有的似塔，有的如熊，如猿，如猴，如你能够想象出来的动物，但不论是什么，都充满了一种生命的张力。这波澜壮阔的石海，是地火在燃烧，是生命的原动力在奔突，是二百九十年前那次火山运动的结束，是一次新的伟大创造的开始。
是的一次毁灭就是一次新生，自然生生不息，人类生生不息，生命生生不息！五大连池归来，我的身体里也被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……

□ 张 云 帆

根本没动那个脑子，似乎有点胸无大志，不思进取，以近乎迂腐的方式选择“开荒南野际，守拙归园田”，不知道他读过陶渊明没有。激流勇退是一种智慧，更是一种胸怀。我同时也觉得，也许在每个缔造了太多辉煌与光荣的人心里，最终的梦想就是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做一个普通人。
尔甫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斯人已逝，他的不世功业和那句不朽名言将同这万古江河一样，永远奔流不息，世人并未遗忘。
对于阿姆斯特朗而言，一生光荣的顶点仍是踏上月球的那一刹那，他却用之后漫长而寂寞的一生送别那短暂的光荣。既然他不想做演说家，也不想当演员，还是让他做他乐意做的普通人吧，正如他自己所说——“我只是一个书呆子工程师”。

时尚辞典

胃比思想深刻

□ 李 晓

王全安拍了根据陈忠实的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改编的电影，他对采访的记者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胃有时远比思想更强大，你看陕北人一辈子就喜欢吃那种面食疙瘩，他们流露出的那种坦然和幸福，简直像土地一样，你在土地上种什么，它就长什么，但从来就没有开口说话。
依我的经验，到了中年，吃也开始回归了，回归到童年喜欢吃的那些食物。这胃，记忆是如此漫长，伴着气味、温度，牵引着你回到那个阔别久远的年代，去做一次深入的探访，一切，是否别来无恙？
有天晚上我在梦里磨牙，梦见吃火烤玉米了。在上班的路上，竟碰见了一个卖烤玉米的人，这简直是对我做梦的一个回报。不过他不是在柴火灶上用铁钳夹着烘烤，而是在一个烤炉上烤熟的。我买了一个玉米棒，一路走一路啃，想起童年的我拖着鼻涕，和小伙伴们猛啃着柴火灶里的烤玉米，跌跌撞撞奔跑在山梁上。
那天，我被这种气味整日纠缠，竟如火烤一般无法忍耐，痴迷的红烧肉吃起来也很寡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这种胃的记忆拌着情感发酵，我立即驱车回到了故乡。在玉米地里见到了成熟的玉米棒，风吹来，玉米地的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，像是在欢迎我归来。我回来，就为了吃一根地地道道的烤玉米。我掰了一根玉米棒，84岁的四奶奶，专门给我燃起柴火，烘烤熟了一根玉米棒子，我急切地张嘴就啃。四奶奶慈爱地望着我，张开还剩下3颗牙的嘴说：“娃……你在城里还想着这个东西啊，我让你叔给你担一箩筐来。”四奶奶说话，嘴里有一些漏风的感觉。我望着四奶奶，扎根在心里对她老人们的记忆，就是小时候她喂猪时，给我们这些孙子们顺便烤一个玉米棒、红薯或洋芋，那种气味，和我的气血一样，升腾在身体里、灵魂中。

想起这些年来，一些所谓思想，盘根错节地统领和引渡着我，对一些有身份有背景的人道出的深刻思想敬仰膜拜，但就像美好的食物那样，统统被我的胃消化吸收并记忆了吗？还是出于一种脸面和虚荣，虚伪地逢迎。随着岁月流转，那些借来的思想，全不着地，全不灵魂附身，胃把它们给打败了。
在城市里，和一些貌似成功的人士，隔三岔五相聚，吃吃喝喝高兴以后，渐渐把话题引导到宏大的命运叙事上来，每逢这时候，我就特别尴尬和寂寞。而让我动情的是，只要说起小时候的妈妈菜、奶奶面、外婆饭，我的胃就像井口一样打开，等待一次涌泉相报。